



## 幸福滨江

◎张玉颜

## 信仰

◎罗町子



20世纪90年代，我在南莫服装厂工作，业余时间基本都花在读书、画画上，一天去财务科结报，女会计一脸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花那么多时间，整天弄那些果子个有用？青春不经耗呀！”在她眼里，我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务正业，这种善意让我一时无语且很纠结。

当下社会已非20世纪90年代，那是一个充满情怀、烟火与诗情进发的年代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，同道大多被内卷的生活抽干了纯真。我曾有位才华横溢的老师，他画东西只要一出手便自带美感，我对他尊重有加。想不通的是，其已改行搞家装赚热钱，当初的理想与才气已荡然无存，连说话都带着股很重的油腻，令人扼腕。

我凭在小地方多年的打拼有点名声与人脉，玩个不大不小的广告公司应该不会太难，如果那样，我的一切时间皆受客户牵制，将沦为金钱的奴隶，失去属于我的自由，“宁损钱不损心”是我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。有一天，抖音中一个片段让我醍醐灌顶，很是震撼，内心充满了敬仰。

中国南疆有个远离人烟的地方叫赛图拉，当年左宗棠在此建立哨所，那里的生活条件很差，晚上靠煤油灯照明。士兵们每

天重复着一条路径，远看破烂山，近看山破烂。他们吃的基本是玉米面糊，如果遇到大雪封山，有时连玉米糊儿都吃不上。直至大清垮台，国民政府派兵去赛图拉驻防，望远镜里发现还有人，到了哨所，几名清兵激动不已：你们怎么才来，我们等几十年了……

1951年，解放军派一个特务连去接守赛图拉，他们抵达时，8名衣衫破烂的士兵惊叹地问：“呀，什么时候都换装了啊？”这一刻大家都流下了泪水，连长说：“大家都是戍边战士，为国家作出了巨大牺牲，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！”说完立队，齐刷刷地向8名士兵行了个军礼。

赛图拉，维吾尔语是殉教的意思。大众无法理解远离家园戍边战士内心的苦楚，但他们的内心肯定有一种比自身生命还重要的东西，这就是信仰。

罗曼·罗兰说过：“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面对浩瀚的生活断面，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抉择与诱惑，忠实于自己内心的选择，努力在自己的生命版图上耕耘命运的风景区，只要保持足够的热爱与信仰，那每个人都是活在信仰里的英雄。

## 消失的和存在的

◎李云

住在屋背后的阿根家，是跟我们一起从东庄浜拆迁出来的，是左邻右舍中关系最亲的一户。之所以亲，皆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，喝过一河的水，吹过一样的风。

庄平小区，是由太平村、东庄村、西庄村三个村里的拆迁户合并在一起的组装。只有阿根家没有跟我们分散开，这种缘分值得珍惜。以前在东庄浜，他家住南浜，我家在北浜。当中是一条河。阳春三月，岸边的桃花开了，柳树也绿了，我们隔着河说话，声波在水面上滑行，声音像水汽漂浮，湿漉漉的——也许，这就是三月青草的气息。现在正好调换，他家住在我家背后的一排里，我去他们家借个葱姜蒜啥的得走后门。

阿根的媳妇是个勤快的女人，一直秉承着早睡早起的习惯。清晨，我去书房开窗，她一般都已经吃好早饭，衣服也洗好晾晒在院子里，人骑在电瓶车上要去下地了。拆迁之后，我们都是失去了土地的农民，所谓的下地就是去东庄浜找些还没有被利用的地种点蔬菜。东庄浜原本是南麻最偏远的的一个村子，临近浙江，谁也不会想到会拆迁，以前写信，地址得从省到市再到镇到村，最后还得写上几组。要是出个门，坐了火车回来，还得坐班车，到了南麻街上后，还得另外想办法找个唧唧唧的叭叭车回去。绕来绕去，出趟门路上都得花上很多时间。所以，得知这个偏远的类似于孤岛的村子要拆迁，别提多高兴——扔掉土地，走进城镇，梦想照进现实。

毛豆、包菜、茼蒿、青菜、辣椒……说句真心话，蔬菜自然是自家种的好吃，阿根的媳妇每次回来，电瓶车上都会带上一些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蔬菜，有时候也会给我一些。但是，谁也不知道她还能种多久，因为成为吴江纺织循环经济产业园的第二批企业已完成供水，正准备进驻建设——那么，目前还能种植的地就会被水泥浇平，到那时，是否还能找到一些小疙瘩地种植蔬菜呢？这个问题我们都无法回答，阿根的媳妇就这么坚持不懈地回去寻找着，应该还想找到一些重要的东西吧，毕竟地里有种植的快乐、有收获的喜悦，失去这块乐园，她不舍得。

所以，临近拆迁那会儿，我们是难过的，毕竟，这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啊，说没就没了。这里的每一棵树、每一株小草都跟我们有感

情，共同经历过生老死别、悲欢离合。突然，要全部放弃熟悉的一切，类似于一个姑娘出嫁，背后的景物都只能成为以后生活里的某一个回忆的片段。可是，出嫁了，还可以回娘家，偶尔还能看看，拆迁则是永别。那几日的傍晚，我很忧伤，一个人走进黄昏的农田，也站在河岸上仔细地看，一一拍照，做了最后的告别。与夕阳晚霞别黄昏，眼睛恨不得将一切收集。

阿根的媳妇去年刚办了六十岁的寿宴。兄弟姐妹全部到场，杀鸡宰羊甚是欢腾。热热闹闹一天，真是难得。晚霞归隐，一阵车声响起，宾客四散，重又归于寂静。他的姐姐家也住在小区里，一个东、一个西却成为最远的距离，平日常也不怎么走动。更别说一般邻居了，大家也不在新茶出来的时候，或谁家添丁、谁家孩子结婚了相聚着吃茶。怎么说呢，那时候吃茶是很隆重的，哪怕是天天见面，上午不见下午见的人，出现在茶桌上，居然会打扮一新，洗过了脸，擦过了粉，脖子上、手上能戴上的金银首饰也都戴上了，一个个体体面面的，欢声笑语间总能闻到一股香粉味撕裂而出，伸到桌上抓蜜饯和瓜子的手也是金灿灿、亮闪闪的。我家门口的树长着长着就歪到一边，正好遮挡住阿根家的厕所，让风水变好……当你试图回忆过去，一切总觉得都是丰满的、欢腾的，能够感受到正在失去，且是再也找不回的那种失去！

现在，我正在参加作协组织撰写千村故事的活动，一个村一篇文章，庄平村被列入其中。我看看手中的文本，却见在历史掌故人文事迹上全是空白的。甚至还写了几个“无”，耳边，大家正在热烈地讨论希望能找到一个点去书写的声音，嗡嗡嗡的，很近又很远，就在这偌大的会议室里，我走神了。

一个村庄的存在需要多少人文历史呢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们的确跟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它养育过我们，让我们有了来路，它也是我们无法磨灭的胎记：啊，我老家是东庄浜的……但是，大家绞尽脑汁，为什么又找不到一个人出来可以被代表着书写呢？

对于东庄浜，我其实是一个闯入者，我从远方嫁到这块土地上，有过质疑、茫然和无所适从，但很快它就接纳了我，我走在岸边，桃花在对我笑，柳枝在为我舞蹈，就连河水里的水葫芦都开出了迷

人的紫色小花。我去到地里，那棵站立在村头的大槐树总会树叶婆娑，栖息在树上的鸟儿扑棱棱地飞来飞去。我从人家门口经过，总会有人热情地喊我到屋里坐坐，他们还故意说了普通话，边说边做手势，怕我听不懂带有吴语的普通话……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，河流闪烁，彩霞满天飞——到此刻，我很想撕下一页记载着村庄过去的故事来供大家寻找描述的点，也很想就一些村民的故事做一些动人的讲述，虽然都是小人物，闪光点依然，善良、包容，尽管也会家长里短，闹些小矛盾，但真的很亲切，真真实实地存在过……

可是，开口之际，却发现一切又是空洞的，村庄毕竟在形式上已经不存在了，有历史人文又能如何？虽然人家还在，但也因拆迁批次的不同，有人去了亭心、有人去了龙桥雅苑、有人去了桥北荡，而我所居住的庄平小区也是坐落在桥南村上的。人四散分开，崭新的工业园区是科技的，跟那个生长过庄稼和农谚的土地已经无关。

一个村庄就这么消失了吗？饭后到小区里散步，人往中心公园里一站，就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——熟悉的乡音丝毫没有变化，远远地，直接穿透而来，直击耳膜和心洞。亲切的招呼，热烈的寒暄，一些人名、一些熟悉的脸庞如河水涌来，告诉我并没有分离过。见和不见，都在，且从不生疏。而哪家有红白喜事，一根线就会重新串联起来，一个转告一个，即使没有电话号，反正就是会得到准确的信息，然后一家一个赶去帮忙。村民一条心，让每一件人生大事圆满办好。好像我们的村庄便只能以这种方式存在，在消失的尾音里再把大门打开。

只是，把这位老人送走之后，喝好下一个小孩的喜酒，再下一辈，他们还会联系吗，怕是不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消失吧？

——不信，你看，这些小辈有几个还认识？存在的概念就在我们这一代人上终结。

阿尔贝·加缪说过一句话：秋是第二个春，此时，每一片叶都是一朵鲜花。我想说的是，在这个地球上的确有一个东庄浜存在过，这是永恒的历史印记，无法消失。而我们也会涌入历史的河流成为一粒小水珠。就像在秋天看到的红叶子依然可以看成是令人怦然心动的玫瑰。有的东西看似消失了，无法被书写，却依然存在；有的看似存在，其实已经消失——这不是消失的东庄浜给我的答案，而是所有的村庄都在为之愁眉不展的问题吧，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命运的转折呀。

芬芳  
一叶